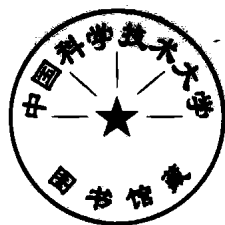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卷

桐
窗
文
集

新 华 出 版 社

逐鹿中原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部队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它以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为背景，从一九四八年中原战场攻克襄阳全歼蒋军十五绥靖区所部、活捉康泽之战，到著名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之战。通过一系列战斗故事的叙述，较大规模地反映和描绘了我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中原决战的一个方面。

作品歌颂了我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指挥艺术、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革命战争的光辉。刻划了我军各种类型的英雄人物和高级指挥员的形象。同时，也勾勒了敌人凶残、丑恶的面目，揭示了他们反动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命运。

第 一 章

党的小组会结束之后，全体党员高兴的不得了。他们蹦跳着，跑回班上，和大家一起哼唱着，说笑着，到村外山坡上去捡干柴，向老乡们借锅，淘米，紧急动作起来。他们非常明白，胜利是在战前准备的。大家按照上级的指示，今天作好干粮和一切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，晚上饱饱睡他一个好觉，拂晓就上路。

只有三班新战士肖红军和大家不一样。他一散会就象遭了雷打的小树那样，一头栽倒铺上，拿被子蒙住了脑袋。班长走到他的铺跟前站了站，伸出手去，想扯他的被子，但又缩回手来，一言未发，转身跨出屋外，坐在屋门口的阳光里。

“这才真是丈二高的和尚，叫人摸不着头脑呵！”

三班长叫张海全，是个挺有性子的特等射击手。除掉日本鬼子不算数，仅仅解放战争以来，他已经亲手射倒大大小小二十七名敌人的军官了。这人是个好心肠，直筒筒，一向见不得邪魔歪道，这阵，却叫肖红军给拿住了。他刚才真想象平时那样，一把掀掉被子，立地问出个所以然。但是，转念一想：这回全排单独出发，到军部来完成任务，营连首长曾经再三吩咐，小部队单独行动，一定要格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反对简单生硬的作风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度的战斗士气。为此，还由总支批准，排里成立了支分部。由李排长

兼任书记，自己也兼上了支分部的委员和小组长。想到这里，他那双打算扯被子的手，不自主地软下来。

现在，张海全把双肘放在膝盖上，两手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。他企图锻炼一下自己这个只会琢磨射击、投弹和拚刺的脑筋，是不是也能琢磨战士的思想。

他静静地坐着。阳光透过屋后毛竹林子的尖端洒下来。竹叶的影子落到他坐着的石阶上。一个个的“个”字，层层迭迭的出现着，移动着，好象鸡群走过雪地时留下的脚印。这时候，他的脑筋简直象个侦察兵似的，激剧、周密地转动着，搜索着。他想到了他们这批新战士的参军过程，也想到了他们的出身和成份。特别是想到了这批战士的带头人肖红军参军前后的一切表现，简直象朵花，没说的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一点也不能说明目前的问题在哪里。越想越乱，脑子里一下子象开水似的沸腾起来了，象许多小火苗似的跳跃起来了！耳边重又响起了首长们常常说的那句话：理论要是不能结合实际，那就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。他想：大概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吧？可是，立即他又否定了这些，觉得这个问题套不上去。这不是理论，都是实际呀！怎么办呢？

张海全站了起来，回头瞟了一眼蒙头大睡的肖红军。肖红军也从被盖缝里看了看班长。然后，张海全三步并作两步地找排长去了。

二

一排长叫李康，是个有勇有谋小个子的山东人，全军出名的英雄。原先他在营部当通讯班长，去年部队跃进大别山之前，才调来七连一排当排长。这是七连首长们再三争取的结果。这个人一到连里来，不要说一排，就是全连战士都象得到了一本教科书。人人都拿崇敬的眼光去看他，人人都能把报上登过的关于他的英雄故

事，象背书一样，从头至尾背出来。特别是一排有些战士，似乎有点得天独厚的样子，总拿排长当荣誉。他们面前背后，老是情不自禁地向新战士或其他连排的战士，用夸耀的神情摆谈他们的李排长。在他们的感觉中，好象有了李排长就有了一切；就可以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了。这情形虽然李康多次批评过，战士们表面上已不象半年前那样，着迷似的喋喋不休地谈论了，可是，心里还是没有多大改变。他们几乎是很习惯的，一碰到问题，就想到了排长。一想到排长，就背出了排长那段神话般的战斗故事。一想到这故事，就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排长。他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。

张海全一面到处找排长，一面压制不住地，心里默默念起排长那段故事来——

一九四六年，七月的战争，正在鲁西南定陶县里进行着。这一天，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早就预定好要歼灭的敌军之一，蒋匪主力整编第三师，作为进犯军的突出部队，逼近了大、小杨湖和小李庄一带。第三营的全体指战员们宣誓，他们要坚决消灭小李庄的七百多个蒋匪军。

战斗在黄昏以后开始了。

七连二排作为全营的一把尖刀，担任了第一梯队的主攻任务。战士们由于不可遏止的仇恨和强烈的歼敌信心，时间一到，他们就随着冲锋的号声，随着排长的指挥红旗，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，象箭一样，冲过了敌人层层的路堑、外壕，射进了小李庄的纵深。

可是，第二梯队没有来得及跟上去。敌人在这一刹那的空隙里，重新组织了反冲锋的火力，把二梯队反扑下来了；把楔进村里去的第二排，包围在几座家屋里，企图消灭他们。

村子里展开了白刃格斗。敌人用强大的炮火向村外疯狂射击着，竭力使二梯队和二排完全失去联系和进攻的机会。二排扯进村里的电话线，被切断了。

半夜的时候，村外和村里的枪声，比较稀疏了。在离村不远的掩蔽部里，第三营营长马林万分焦灼。教导员已经分配在后面指挥所里，负责后勤工作去了。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并且，情况要求他立刻果断、机智地提出挽回危局的办法。他坐在潮湿的地上。挂在角落里的小马灯，映照着他那削瘦的脸，眉头紧紧地皱着。他觉得作为一个人民战士的指挥员，现在，他犯了严重的过错。他面前跳动着比平时更可爱的二排全体同志们的脸。他听到小李庄村里，偶尔传出的机枪声，仿佛每颗子弹都穿透了自己的心。他探身走出掩蔽部，站在交通沟里，透过昏暗的夜色，向小李庄投去关怀的目光。

营部通讯班的战士们，每个人的心里，都和营长一样焦灼、紧张和不安。大家都想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能够帮助营长做点什么。班长李康，这位刚刚二十岁的青年，一刻不离地守候在掩蔽部的门口，静静地等候着营长随时给他命令。但是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营长进出了好几次，一个字也没有吩咐他。他自从参军以来，就在这个营里，跟着营长打仗。他心里完全明白，马营长是个智勇双全、爱护战士的指挥员，他决不会让二排白白牺牲在村里，不会让小李庄的敌人逃脱，只是时间过的太快呀！早决定一秒钟，就会早有一秒钟的胜利。

正在这时，营长叫他了：

“通讯班长！”

“有。”小个子的李康，应声从黑影里跳出来，笔直站在营长的面前。

“你去给二排送个信。”

“是！”

营长拿着一个折迭好的字条递过去：

“给，拿上去吧！”

不知怎么弄的，当李康伸过手去接信的时候，营长的眉头一

动,又把拿信的那只手缩回去了。他说:

“莫忙。叫我再想一想。”

子弹尖叫着,从掩蔽部的顶上飞过去。李康站着不说话。营长凑近了小马灯,打开了写好的字条,看了又看。现在与其说他是又一次地考虑着信的内容,不如说是在考虑着送信的任务。

刚才当李康伸出手去接信的瞬间,营长想起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。他知道现在要交给这个青年战士的任务,实在太艰巨了。他要通过敌人三层纵深配备的工事,把信交给二排的同志们,肯定地说,随时都有被俘和牺牲的可能……于是,他的眼光,很自然的,从字条上转到笔直站着等待任务的李康身上去。他把李康从头到脚,再一次地打量又打量。突然,他从这短小而又透出钢铁意志的青年身上得到了信心。他相信这个度过小长工生活的穷孩子的阶级意识、智慧、勇敢以及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,会给他完成任务的才能。

马营长重新把信迭好,第二次叫着李康的名字:

“去吧!无论如何把信送给二排。信上是要他们一定坚持到拂晓,那时候,咱们全营发动总攻,里应外合,共同歼灭敌人。不管怎样,人民战士是不能当俘虏的!你要记着这句话,并且,告诉他们。给,把信拿好,你是共产党员,你知道!”

李康接过信,很认真地把信的内容向营长背诵了一遍。然后,又把心爱的红色五角帽徽摘下来,留在班上。脖子上用绳吊着,挂了两颗手榴弹,肩上挂起了他顶喜爱的三八式马步枪,向营长敬了礼,而后走了。可是,他并没有走出掩蔽部,却又转过身来说:

“营长,我把这枪留下吧,有炸弹就行。这支枪听说还是咱营在抗日战争马坊战斗中,同志们流血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,要是……”

营长没让他把话说完,严厉地制止了他:

“要是什么?你不应该胡思乱想,枪是可以打死敌人的,一定要

带上!”

营长这句话，叫李康心里一阵发烧。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又是班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想到失败，想到死是可耻的！他立刻把枪膛里推上了顶门火，发誓似的说：

“营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回来见你。”说着，他把枪仍旧挂在右肩上，大步走出了掩蔽部。

马营长的心里比镜子还要明亮。他懂得这任务、这时刻对于李康的意义。再加上他的上级给他命令的时候，曾经几次说出了“无论如何”的字眼，这字眼在战斗中给予一个战士的重量有多大！

李康刚刚走了三十来公尺远近，忽然听到马营长在他背后低声命令着：

“李康，站住！”

“李康，等一等！等一等！”

最初李康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在嗡响，只顾朝前走，等他清楚知道是营长在喊他的时候，才在交通沟里，原地转回身来。

天很黑，营长已经到了眼前，他还看不清营长的表情，只听见说：

“小李，你可一定要记着，不能当俘虏。把信装在衣袋里，敌人向你射击的时候，你就想法隐蔽下来，停一会儿，再前进……去吧！”

营长的话显然没说完。“进”字的尾音拖的很长，最后，突然说个“去吧”！

“是！”李康在黑暗中继续前进了。

李康已经是三年军龄的人民战士了。他曾经接受过马营长无数次的命令。但，他从来没见过象这一次，营长嘱咐又嘱咐，最后，还特地赶上来，叫他把信装到衣袋里。他完全可以体会到情况的严重性，也明白营长没有说完的那些话。他想，我知道，信还是不能放在衣袋里，一定要拿在手里才行。要是万一遇上了不能脱逃的危

险，我可以立即把它吃到肚里去，宁死也不给敌人留下半点痕迹。他心里悄悄地说着：

“营长，你放心吧！李康明白你的心！”

我们的阵地上，有几挺重机枪，在向敌人射击，沉浊而又有力的弹啸，使人感到每颗子弹，都击中了敌人的脑壳。这声音好象一个人在李康的耳边说：

“勇敢永远是胜利，胜利永远是光荣和幸福！死亡永远是属于敌人的！我们是为了千万个母亲们的好日月，为了人民大解放，要永远从胜利到胜利……”

李康弯着身子，摸索着，朝小李庄前进。子弹从他身边吱吱叫着飞过去。他知道这是敌人盲目的射击。他仍然不停地前进。

要通过敌人第一道工事了。他机警地选择了两个单人掩体的间隙，正要跑过去，敌人问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传令兵！”他很自然地应声着，一闪就过去了。

越朝前走，子弹越稠密。快到村边的时候，机枪扫射起来。他觉得敌人发现了他。虽然是夜里，敌人看不清，但是，一片开阔地，隐蔽却也十分困难。这时，他发现前面有一丛黑糊糊的小树。他伸手一摸，树条又细又软，原来是冀鲁豫老乡们用来编制背篓的金丝柳。这家伙要想挡子弹是没有可能的，为了消灭敌人的目标，他还是打算拉住柳条蜷伏下来。可是，他实在没想到，当他刚刚靠近柳丛，一种突然的，爆炸似的声音，从柳丛里进了出来：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

李康知道，这下糟了，碰到敌人的工事上来了。但，他还是没有把左手里的信立即送到嘴里吃下去。仍然很镇静地回答说：

“营部传令兵！”

更叫李康措手不及的，是他回话的时候，柳丛伪装着的工事里，敌人已经跳出来，站在他的面前了。一只大手狠狠地拍着他的

光脑壳，半信半疑地说：

“哈哈！连帽子也跑掉啦！传令兵？是八路军的吧？”

李康两手垂直地站着。敌人几乎象要和他亲嘴似的，挨上他的鼻子瞅着，想把他的脸盘看清楚。情况万分紧急了。现在李康想把他手里的信吃掉，也不可能了。敌人已经切断了他的手和嘴的联系！

这时，李康一面用手吃力地握着信，心想用手心里的冷汗把它浸碎；一面想到了挂在肩上的马步枪，想到了营长的话：“枪是可以打死敌人的！”于是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用右手把枪托朝后一挑，枪在自己的肩上架起来，枪口正对着比自己高出半截的敌人的脑袋，他扣了火。

这个敌人应声倒下了。在他临死之前，他并没有弄清李康到底是谁。

信还在李康的手里紧握着。为了怕枪声引起敌人的注意，他立即向前冲过去。可是，仅仅跑了十几步，冷不防又跌进了敌人最后的一道交通沟里。他踩上了一个正在休息着的机枪兵的胸膛。

“谁呀！谁呀？不长眼，妈的！”

“是我，是我，对不起，营部传令兵！”

李康这样回答着。这位机枪兵没有疑惑。他一面爬起来，一面去扶李康。这时，李康隐约看到，交通沟的边上，架着一挺轻机枪。他急忙把机枪抓到手，这才发现，原来是一挺装满子弹的日式歪把子。于是，他熟练地抱起机枪，顺着壕沟打起来。

敌人乱了。李康抱着机枪跳上壕沟，直往村里跑。一面跑，一面大声嚷叫着：

“敌人后续部队进来了！敌人进来了！”

敌人听到叫喊，越发慌乱起来。成群的敌人吼叫着，乱打着枪，朝村外跑去。村里被包围着的二排同志们，趁机也用集束手榴弹，朝敌人堆里甩起来。村里火光映的一片红。在火光里，二排四班长

看见了李康，喊起来。

二排全体同志们，这时候看见了李康，就象看见了马营长一样。虽然他带的信，字迹已经模糊了，他却一字不漏的向二排长背诵了出来。这命令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。大家更顽强的战斗着，等待着拂晓的胜利。

李康为了让营长早点知道，任务已经顺利完成，准备好拂晓的总攻。他没有久停，就从敌人的尸体上脱下了一套军装，穿在自己身上，跳出二排固守的家屋，在黑暗中从另一个方向，闯出了小李庄，回到营部来。

拂晓，小李庄的七百多敌人，全部被歼灭了。李康成了全军出色的通讯英雄。

三

李康正在一班住的老乡屋子里，脸朝里，背朝外地蹲着，淘米做干粮。张海全一看到排长的脊背，好象问题已经有了办法，心里也不象刚才那样烦乱了。他没有走到跟前，就喜笑颜开地大声叫着：

“排长！排长！”

“啥事？”李康仅仅转过头来问。

“我有事向排长汇报。”

“讲吧！啥事？”李康仍旧在淘米。张海全朝一班战士们瞅了瞅，声音低了一点说：

“排长，请你到这边谈谈好不好？挺重要的。”

李康甩了甩手，站起来，跨到屋外去。他的眼珠朝张海全看一下，心里说：“嘿！他倒果真有点进步了。担负了党的工作，居然跟甩手班长不一样了。要是从前，他离你八丈远，就进出来了。这阵他好象也懂得了影响，懂得了什么话该在什么地方说了。”

他们俩肩并肩地走出了一班住的天井，到大门口站下来。张海全一口气，把党小组会散会以后肖红军的表现，以及他为这件事所作的努力说了一遍。最后，他十分肯定地说：

“没法子，排长，我是实在找不到一点原因呀！首长们常说，解决思想问题，一定要找到发生问题的根源才成。可是，我就碰上了个没有根源的问题。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张海全焦灼地盯着排长，好象排长就是灵丹妙药似的。

李康皱了一下眉头，仰起脸来，把他那本来就嫌小了的眼睛，紧紧眯缝了一阵，说：

“在会上他说了些什么？你碰了他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对待战士的思想问题，可不象在阵地上打冷枪哟！”

“没有。我明白。在会上我传达了上级的命令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没有怎么讨论，都要求抓紧时间，快去做干粮，就散会了。肖红军从头到尾没发言，大家觉得奇怪，可谁也没说什么。我也感到有点不对劲，散会后就赶紧去找他……”

李康在听着张海全这些话的时候，眉头越聚越紧，几乎两条眉毛快要连在一起了。张海全一言不发，定睛瞅着。住会，李康说：

“你去做干粮吧，别管他，等会儿，我找他谈谈。”

张海全应诺之后，转身去了。

李康仍旧车转身，和一班战士们一起做干粮。可是，他心里确实也有点沉重了。他感到这决不是个等闲的问题。一个下级指挥员，如果不能时时刻刻摸清自己战士的思想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然而，现在这却是个谜。他不自觉地集中自己的全部思想，围绕着肖红军这个不到二十岁的新战士转起来。

其实，这青年的真名，并不是叫肖红军。在花名册上，至如今还是肖洪举。只是他来到连上之后，当大家零零碎碎知道了一些他的身世，再加上他本人又生的精明、利洒，工作积极热情，处处表现着

连队就是他的家，和一般新战士的规律有点不一样。因而，很快他就成了大家喜爱的人物，在整个连队首长和战士们的心目中，简直象朵春天里的花苞似的，充满着朝气，散发着芳香。这样天长日久，大家混熟了，有些战士完全出于歌颂和爱慕的心情，很自然的把他的名字叫成了肖红军。他自己也很明白同志们这叫法是好心，所以他也不吭声地接受下来了。

肖红军的军龄，到现在为止，才不过三个来月。按理还是个新战士。新战士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既没有立过战功，也没有什么特殊表现，就成为这个连队的中心人物之一，确也不是毫无根据的。又何况这个连队一向是攻得开、守得住、载有许多光辉战绩、全团公认的钢铁连队呢！

在人民战士的行列里，一个人要想取得那些身经百战、千百次用生命夺取了胜利、战胜了死亡的战友们的足够信任和爱慕，仅仅凭着自己的举止言谈是没有可能的。这也决不只因为肖红军是这次参军新战士的带队人，县委工作队的介绍信，是由他亲手交给首长们的，并且，其中还有他本人是中共候补党员的组织关系等等。更主要的，还是工作队转来了肖红军在被党吸收的时候，地方党组织整理的一份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材料。这材料是首长们和李康他们几个支部委员统统看过的。只是，现在那材料不在手头，李康所能记起的，除掉他们几个红军家属大同小异的历史遭遇之外，特别引起注意的，还是肖红军在参军以前所特有的行为。

肖红军是在去年八月，部队刚一进入大别山，土改工作队还没有到他村的时候，就带头组织了农民积极分子，工作队一到他就参加了民兵的。九月里，有一天，工作队的陈队长又到他村来筹粮，把粮筹好之后，陈大姐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，派他送到县委去。大姐和工作队的同志们，在村里等他带回信来。要他无论如何，多加小心，连夜返回来，不然，大姐就要转移了。

那阵，地主、小保队（地主武装）闹腾得正凶，土地改革也搞得

正紧。整个大别山重又沸腾起来，广大农民同地主、恶霸展开了真刀真枪面对面的斗争。我们的野战军和敌人的正规部队，整天周旋着，寻找着歼灭敌人的机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肖红军知道这个任务是不简单的。到县委去虽然路不太远，可是，沿途并没有自己的队伍。他思忖着，仗着路熟，接过信去，说了声“大姐放心”，一出村，就岔上了大山小道。

他暗自合计了一下，就是这番主意。这条路一来是近，二来也偏僻，没人走。免得半路碰上敌人的队伍。于是，他把信往贴身衣袋里一塞，放开脚步走去。

约莫个把钟头的光景，脚下已经扯过了十多里路了。沿途一个人影也没碰到。他心里正在庆幸着主意打对了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业已爬上了老山背，钻进了一座黑压压的大松林。他知道这林子足有五六里路方圆，遮天盖日，全是高大的马尾松。这里因为地势高，太张风，整年累月松涛总象瀑布似的呼呼响。在平时的热天里，是放牛娃儿们歇凉的好去处。可是，这时候，他一走进去，不知道是心里有事呢，还是怎么的，反倒觉得分外阴森可怕了。于是，他格外警惕起来，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，朝四外轮扫着，脚步随即加大了。

忽然，他感到简直象梦一样，林子静得一点声息也没有了。虽然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刷刷响，可是身子仿佛一点也没动。他急得胸脯象风箱似的喘着粗气，仍然不能按照他所想的那样，一步跨出林子去。突然地，他的头发根子猛一炸，眼睛在路边的一棵大松树上，碰到了一个不大的字条。现在，他又想起了已经去世两年的陈四合大叔，亏得他在放牛的时候，用树枝画着，教他学了几个字。这阵，他能清楚地看到，那字条上明明写着“活捉陈队长，杀绝工作队”几个大字。这些字在他看来，就是地主们重又来到了眼前。他脊椎骨上一阵发烧，心一横，伸手扯下那张标语来，随即撕得粉碎。然后，他又跳起来，从树上折了一根足有鸡蛋那么粗的松杈子，紧紧握在手里，照旧迈着大步往前走。心想：“反正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再返

回去也来不及了。真碰上你们再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说来有点凑巧。也许是冤家路窄。果然当他快要走出林子的时候，路旁跳出了五个小保队，大喝一声，把他挡住了。
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三个拿步枪的，一齐瞄住了他。一个手提马刀的朝他走近来。另一个拿手枪的，站着没有动。

还好，肖红军打眼一瞅，没有一个面熟的人。看样子他们并不是这一带的地主王八蛋。他的心倒反静了点。

“到县上去的。”

“哪个湾子的？”

“王家畈。”他故意编造了这么个地名。敌人仍然没发觉。

“到县上干什么？”

肖红军没有来得及回话，那个提马刀的家伙，已经从他衣袋里把大姐的信抄出来了。这下，他的脑袋轰一下子大起来。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那个拿手枪的敌人看了看大姐的信，双脚跳着说：

“这就是陈队长的信，快说，她在什么地方？不说，马上砍了你！”

这家伙虽然凶神恶煞地跳着，肖红军却是更加镇定了。他知道大姐的信上并没有写地点。他心里有了底。于是，他故意装做十分胆怯而又羞愧的样子，低声说：

“王家畈……”

“王家畈！王家畈在什么地方？离这有多远？”那人怒眉怒眼地瞪着他。

“二十多里。在北边，要爬大山！”

“走！走！带我们去。今天非要活捉这个臭婆娘不行……”那人气凶凶地朝大家看了看。拿马刀的小子，朝肖红军推了一把。

肖红军转过身来，耷拉着脑袋，带着匪徒朝回走。

这阵，肖红军的脑袋完全冷静下来了。他想：这回算完了。不带他们马上就得死，带他们，到底能把这群土匪带到哪里去呢？我

上哪里去给他找到王家畈呢？难道我肖洪举果真能把他们带到彭家瓦屋去，叫他们活活捉住陈大姐吗？不成！这念头一泛上来，就好象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似的。自己的亲娘和许多叔叔大娘们，叫彭家地主和保安队拉到石河岸上，深更半夜里，用大刀砍掉了脑袋的情景，爹在红军队伍里打金家寨牺牲的情景，以及许许多多和自己同样的姐妹兄弟们，多年以来，在地主手下象条牛马似的活出来的情景，一切全都展现在眼前了。他感到仇恨象火一样烧着自己的心。他坚决不想这些。他觉得要是带着土匪去捉陈大姐，还不如把自己的头割掉痛快些。那样做，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和乡亲们呢！怎么办？要是胡乱带他们到个村里去，他们捉不到陈大姐，不仅把老百姓糟蹋一顿，而且自己还得死。想到这里，计上心来：反正拚着一条命，成就成，不成就是死，也得象个工农红军的儿子，只断不弯的穷弟兄！

匪徒们不停地用脚踢着他，用手推着他，用嘴骂着他，恨不得一步迈到王家畈，伸手抓住陈队长。正在这时，他却转过身来，连连打躬哈腰，求告说：

“老总……我……我……真是不愿……”

“娘卖……不愿什么？不愿去，就地结果了你！”

拿刀那小子，用刀背朝他腿弯上狠狠砸了一下。肖红军啊哟一声栽倒了。然后，他又用手吃力地撑起身子，定睛瞅着拿手枪的那个人：

“官长！求你……救救我！我是怕……咱们去了要吃亏！”

“什么？吃什么亏？”

肖红军看到这话引起了那人的注意，随即慢慢站起来，很肯定地说下去：

“我不敢哄官长，说实话，今天陈队长他们正在王家畈，检阅十几个湾子的民兵，足有二三百人。还有他们县大队的队伍，弄来了不少的钢枪和炸弹，说是发给民兵的。我看，咱们人少，去了要